

# 南极绝恋

[吴有音]  
著

在最冷酷的世界尽头  
与你，穿越生死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# 闻极绝恋

〔吴有音 著〕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极绝恋 / 吴有音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 
2014.5

ISBN 978-7-201-08704-7

I. ①南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3495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880 × 123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插页

字数: 160千字

定价: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感谢杨惠根博士

感谢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资助

谨以此书，献给那些曾经为了梦想，承受失去，  
忍受嘲笑，接受寂寞的同道中人。

低头写我南边甚，抬头唱我北边深。  
方圆千里狂歌起，浪天漫地好纯真。

## 目 录

第一章 / 别说丧气话	001
第二章 / 有人吗	017
第三章 / 一定要把你背过这座山	027
第四章 / 膜拜我吧	041
第五章 / 放心，我每天都会活着回来	055
第六章 / 南极过家家	071

第七章 / 你得学会相信那些你无法相信的事	083
第八章 / 绝不认输	101
第九章 / 八寒地狱	115
第十章 / 在南极，一只鞋也能让人陷入绝境	127
第十一章 / 道在屎尿里	139
第十二章 / 来吧！有种就弄死我	153
第十三章 / 相忘于江湖，不如相濡以沫	167
第十四章 / 开恩啊！南极	181
后记	199

## Chapter 01 / 别说丧气话

这里是西南极，除了海豹、贼鸥、企鹅，什么都没有  
没有卫星定位仪，就算周围有科考站，我们也找不到  
气温已经开始降了，我们没有活路，只能等死



十一月，西南极，德雷克海峡一带，极昼。

富春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保险带绑在飞机座椅上，脸朝下趴在一片雪地里。他解开保险带，哆哆嗦嗦地往前爬了几米，慢慢坐起身。

此时正值南极夏季，远处群山冰雪消融了些许，裸露出成片的黑色岩石。除此以外，唯有白茫茫一片大地，日不落一片天空。

不远处那架 Twin Otter DHC-6 小型飞机从中间断裂成了两截。飞机的左翼还连着机身，机翼上的引擎还在熊熊燃烧。整个右翼不知哪去了。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世界最南端位于智利的小城蓬塔，飞往南极内陆的俄罗斯前进站。

富春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，他搓了搓已被冻僵的双手，从头顶开始摸起，一直摸到脚后跟。他边抖边摸，摸得很仔细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，来回摸了两遍，这才确信自己的胳膊腿什么的都在。

他鼓起勇气，慢慢站起身，试着走了两步，脚一软，又坐下了。

他回望飞机残骸，里面传出一声凄厉的呻吟。

他没有动。

又传出一声惨叫，他站起身，犹豫着向残骸靠近。

这时飞机下面的雪地里发出一声怪响，像闷炮，富春毫不犹豫，转身就跑。

脚下的雪只在表面结了硬硬一层冰，他大力一踩，硬结的雪面破裂，人立刻陷落到齐腰深的软雪里。他手脚并用，连滚带爬，一口气逃出二三十米，远离了飞机残骸，这才停下来。

他坐在地上，累得忘了哆嗦，回头疑惑地望着断裂的机舱。

机舱里又传出一阵惨叫。

起风了，富春哆哆嗦嗦从衣兜里摸出一根粗大雪茄，咬开雪茄屁股叼在嘴上，发现身上没有火，又放回兜里。

他就这么盯着那个断裂的机舱，始终不敢动一下。

两只贼鸥飞来，停在不远处，一起望着这一幕。

富春在时断时续的惨叫声里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，这才站起身，小心翼翼向机舱靠近。

机舱里的呻吟声越来越痛苦，他走近机舱，没有进去。

他慢慢围着飞机转了一圈。

驾驶室的玻璃上全是血，引擎上的螺旋桨断裂下来，像飞刀一样斜插入机身。

他犹豫了一会儿，鼓起勇气，从断裂处进入了机舱。

从蓬塔起飞时，这架小飞机里总共有四个人：飞行员，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孩，他自己，还有一个也来自中国的女人。

现在，插入机身的螺旋桨打在那个金发女孩的背上，她侧躺在地，鲜血从背后巨大的伤口中汨汨流出，绒线帽下的面额上还留有一丝生气，

眼睛睁着，望着富春。

富春望着她，手又抖起来，接着腿也抖起来，最后前胸后背一起抖起来。

他咬着牙，蹲下身，凑近金发女孩，闭上眼，伸直手，摸了摸她的脉搏，已经不跳了。

他触电似的缩回手。

机舱外面的风更大了，狂风从机舱断裂处吹进来，发出瘆人的呜咽声。呻吟声从座位下传来，他看到了那个中国女人。

富春走近被压在变形座位下的女人，想用力搬开座位，但是失败了。他放开手，略微上抬的座椅往下一沉，女人立刻惨叫一声。富春看到她的左腿被死死卡在座位下，整条腿外撇出一个夸张的角度，已经断了。

女人抬起头，脸色苍白地望着富春，这时飞机下又发出了喀喇一声响。富春脸色一变，扔下女人，跑出机舱。

这次他跑了十几米远，惶恐四顾，未见异样。

他想了想，趴下身，把耳朵贴在地上，未闻动静。

富春观察了机舱一会儿，里面断断续续传出女人的惨叫，他再次向它跑去。

他跑进摇摇晃晃的机舱，一把抓起自己的登山包，背在身上，又迅速环顾了一下，抓起那女人的登山包爬出机舱。

“喂！”那女人叫他。

富春站在机舱断裂处，将两个背包奋力扔到外面。

他跑回机舱，发现有个大行李箱离他不远，便拖出来扔到外面。还有几只防水箱，富春用最快速度把它们一个个都扔到外面。

“混蛋！先救我啊！”那女人怒斥。

机身下又发出一声巨响，富春吓得迅速跑出机舱。

他站在机舱外面百思不解，哆嗦了一会儿，再次跑回机舱，女人正试图把压住自己的座椅挪开。

“我们得快点离开这！”富春道。

女人放开纹丝不动的座椅，喘着粗气，上半身慢慢躺倒。

富春再次咬牙切齿地去抬那个连同地板整个拗起来的沉重座椅，试图抬起一条缝隙，能让女人把腿拖出来。

“往外爬呀，把腿拔出来！”富春拼尽全力，双手将座椅往上提。

女人试了试，腿还是被卡在座位下，筋疲力尽的富春缓缓松手，女人强忍不住，又发出一声呻吟。

“没救了。”女人道。

“刚才是什么声音？”他问。

女人摇摇头。

“你走吧。”女人擦去额头上的冷汗道。

富春四顾，右手边是严重变形的驾驶室，机长的座位后有一个灭火器。

他伸出一根手指，捅了捅机长。

机长背对着富春，垂着头，被保险带牢牢绑在座椅上。前挡风玻璃上不仅有他的血，还有白色的脑浆。

富春缩回手，解下灭火器，交给女人。

“我喊一二三把它抬起来，你就把灭火器塞到椅子下面去！”他命令道。

女人痛苦地摇着头，颤声道：“我不行了。”

死去的金发女孩望着这一幕。

富春望了一眼窗外越来越大的风雪，转头冲女人吼：“别说丧气话！”

他双手扳住座椅，双腿叉开，猛提一股气，暴喝一声，拼尽全力将座椅抬起了大约十厘米。

女人忍住剧痛，在富春的暴喝声中，趁机将灭火器塞进缝隙中。

富春慢慢松开手，连同地板整个拗过来的座椅再次弹压回去，只是这次被灭火器顶住了，留下了十厘米缝隙。

女人试着将腿往外拔了一下，再次发出一声惨叫。

这时飞机晃动了一下，下面又有一声类似木板断裂的喀喇声，整个飞机陷了一下。

富春跳起来，跑出机舱，发现飞机四周的冰雪裂开了。

他趴在地上，往冰缝里看，发现是流动的海水。

他倒抽一口冷气，放眼望去，只见白茫茫一片冰雪连着天际，太阳斜挂在远处连绵的冰山上。

陆地上怎么会有冰山？随即他想通了——这是坠毁在海冰上了。

他环顾四周，身后很远处有一座尖顶的高山，整座山被冰雪盖着，山腰处裸露出一大片黑色的岩石，富春明白，那里才是陆地。

机舱开始倾斜起来，猛烈陷了几下，过了一会儿似乎在冰面上卡住了，没有再往下陷。

富春捏了捏拳头，盯着机舱吸了口气，跺了跺脚，再次跑进机舱，扶起女人，从背后抱住往外拖。

女人咬牙忍了几下，惨叫道：“放手放手，不行不行！我痛死了……”

富春道：“我们掉在海冰上，飞机下面的冰裂了，再不出去，就会

掉进海里。”

“鞋子卡住了。”女人痛苦地咬着嘴唇，血从洁白的牙齿间渗出来。她痛得浑身哆嗦。

富春骂了句脏话，放开女人，趴在地上飞速解她鞋带。

女人左腿夸张地外撇着，富春开始用力脱那只鞋，女人左腿被掰动了，惨叫一声道：“痛死了，你放手，这是南极，就算把我弄出去了，一场暴风雪就冻死了。”

“飞机上有黑匣子，救援会找到我们的。”富春道。

他硬生生将她的左脚从厚厚的雪地靴中拔了出来，然后跑到她身后，从背后抱起，使劲往外拖。

女人痛得浑身颤抖，流着眼泪鼻涕叫道：“你放手……啊！你放过我吧……啊！混蛋！你放开我……哎哟，哎哟，痛死了，你放开我，啊！啊！你放手！”

富春近乎残忍地将女人拖出座椅，她痛晕了过去。飞机下发出一声巨响，筋疲力尽的富春拖着女人的衣领，玩命往外爬去。他发现有个急救包掉在前面座位下，伸手一钩，没钩到。

飞机又一沉，富春提起一口气，拖着女人的衣领爬过机舱断裂处，一直爬到机舱外的安全冰面上。女人的断骨处被触动，痛醒了，发出一声难以形容的惨叫，又昏死过去。

富春一路拖着女人往外爬了三十多米才停下。他发现飞机下的冰裂缝中不断涌出海水，机舱往下沉了几次，又卡住了。

富春观察了一会儿，咬了咬牙，再次跑进机舱。

他侧躺在地上，伸直手臂，拼尽全力想把座位下的那个急救包钩过来，

可每次都只差几毫米。那个金发女孩和他面对面躺着，她睁着眼，像个活人那样，静静凝望着他。

富春缩回手，望着金发女孩，打了个冷战。

他想起早上去找机长要求飞时，机长一开始没答应，觉得暴风雪刚停，天气难测，今天飞不安全，最好再等等。

富春想起自己是如何地坚持，并且答应多出一倍价钱。连续三天的暴风雪把他困在蓬塔，当时他心里烦透了，只想早点谈妥那些事回上海，铁了心今天必须飞。

这架小型飞机是隶属私人的，机长仗着经验丰富，加上这个中国人出手阔绰，最终决定飞。

飞了，掉了。

金发女孩看上去才二十出头，因为他多出的一倍价钱，她死了。

富春犹豫了两秒钟，放弃了急救包，站起身，横抱起金发女孩沾满血的尸体，拼命向外跑去。

冰面加速倾斜起来，富春先是横抱着尸体跳上承载飞机的冰面，喘了一口气，发出一声暴喝，又飞身跃过迅速变宽的冰裂缝，险险地落在安全冰面的边缘。

他放下金发女孩的尸体，低着头，双手叉着腰剧烈喘气。尸体躺在地上，风吹乱了她披肩的金发。

女孩死不瞑目地望着富春，富春伸手为她合上双眼，过了一会儿，蓝色的双眼又睁开了。

断成两截的 Twin Otter DHC-6 缓缓滑入深不见底的南极海。富春跪在冰上，隔着溅满血的玻璃，望着被保险带绑在座椅上的机长随飞机

一同消失在海水中。

风越来越大，富春哆嗦了一下，感受到了南极的冷酷。

这时那个中国女人醒了。她睁开眼，见到一个逆光的身影向自己走来。漆黑的身影后是金黄的太阳，脚下是连着天的白色海冰，头上是接着地的蓝色天空。

富春走近女人，俯下身打量她。

“完了。”女人虚弱道。

富春直起腰道：“没完。”

女人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道：“不会有救援了。”

富春掏出手机，发现没有信号，自我安慰道：“飞机上的黑匣子有信号，我们在这等救援。”

“飞机连着黑匣子沉到海里去了，这里离海岸线还有很长一段距离，海水的深度应该在一千米以上，黑匣子的信号发不出去。”

“总会有救援搜索吧？”

“按照飞行时间计算，我们应该坠落在南极内陆，可现在却坠落在海冰区，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我们早已偏离了航线。也许是一百公里，也许是两百公里，也许更远，如果按照航线救援搜索，是找不到我们的。”

富春僵在原地，不知所措，只见海冰白茫茫一片像是大陆般连着天际。

女人望着金发女孩的尸体，道：“这里是西南极，除了海豹、贼鸥、企鹅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卫星定位仪，就算周围有科考站，我们也找不到。气温已经开始降了，我们没有活路，只能等死。”

富春狠狠踢碎跟前的一堆雪。

女人看了他一眼。



富春抬头望着远处的那座高山道：“那里是陆地。”

女人摇摇头道：“去了也一样，山后面还是山。这里只有雪，只有风，只有石头。”

两只贼鸥飞过来，向金发女孩的尸体走去，眼睛却盯着富春。

富春抓起一团雪，捏紧了，狠狠朝贼鸥扔过去。贼鸥仰起头，双脚立定，原地拍动着翅膀，朝着富春昂昂叫起来。

这里的动物大多没见过人，根本不怕人。

富春喘着粗气把登山包和几只箱子归拢在一处，护住金发女孩的尸体。他累瘫在地上，歇了一会儿，从登山包的侧兜里摸出一个装雪茄的木盒，数了数，还剩下九根。他咬开一根大雪茄的屁股，从登山包外面的小口袋里摸出一个电热丝防风打火机，慢慢烧红了雪茄，缓缓抽了一口。他把余下的八根雪茄拿出来塞进冲锋衣胸前左边的兜里，扔掉木盒。

那女人低头看着自己的腿，浑身微微颤抖。

富春望着天边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他缓缓地吐出浓重烟雾问。

“荆如意。”

“我叫吴富春。”

大难过后，在这片世界的尽头，只剩下他们两个瘫在一米多厚的海冰上。

“你从哪来？”富春问。

“我从北极来。”如意答。

富春愣了一会儿道：“够远的。”

“研究极区高空物理，得两头跑。”